

疯侠陆小风

笑破天 著

(第一集)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四年·石家庄

内容简介

士林城内突然出现了一个专门猎艳奸狼——“士林之狼”，一霎时，搅得士林城内、为此，皇帝派出大批大内高手明察暗访，试图破案，但均遭残害；八大正派武林掌门对此也一筹莫展。为解士林之危，于是生出一条妙计，逼迫武林第一高手、皇帝的拜把兄弟，号称“天下第一疯”的武林狂狷陆小风重返江湖，方能平息妖孽；但陆小风早已功成身退，归隐多年，身边娇妻美妾环绕，终日不思江湖之事。为此，八大门派迫不得已，施以诡计迫陆小风出山，于是引出武林一段轰轰烈烈的奇案。所谓“士林之狼”实系早已销声匿迹之“野狼帮”之沉渣再起，欲图重新独霸武林。好一个狂狷陆小风，只身探虎穴，单手伏顽凶；美女回眸笑，暖纱裹英雄。演出一幕扑朔迷离、曲折迭宕的英雄美人的闹剧来。

本篇小说，集技击、言情为一体，内中除却亦庄亦谐之笔锋令您忍俊不住外，腥风血雨足让您触目惊心。如把此篇做为《鹿鼎记》之续，把主人公陆小风与韦小宝媲美亦不为过。相信，此卷在手，会令您废寝忘食。劝君一试，方信言之不谬也！

扬州城西三十里处——

此地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小城镇，唤作“士林”。

士林城约有近万户的居民，平日皆靠经营地摊业维生，乃是属于一个民风淳朴的城镇。

喧哗的街道，加上各种摊贩的叫卖声，人还未踏入士林，就已经感应到那股热闹的景象，忍不住地摸摸口袋里的银子，暗自盘算着要买些什么，吃点儿什么。

说到吃，谈到吃，就已经令人淌出了口水。

因为，只要你能想出的玩意儿，此地都有，但是，此地有的，别的镇就一定没有!!!

譬如说：士林豆干、士林香肠……士林香肠就是个特殊的例子！

香肠——塞肉在猪肠裹制成的食品。

为什么士林香肠特殊呢？

因为它的尺寸。

它的尺寸居然有小孩的手臂那么粗。

只要你是个男人，见着它之后，都会产生一种莫须有的自卑感，因此，这个玩意儿男人都不会去品尝的。

这么讲起来，男人不去吃它，那他的生意一定其惨无比罗！

你错了。

因为男人不去吃它，可是女人却吃。

她们不仅吃，而且吃得还很凶。

尤其配上两颗雪白的蒜头，的确确实是人间一大美味。

据说发明这个玩意儿的人，是一个“天阉”的可怜虫，他因为

自卑感作祟，想出了这个鬼点子，却没想到这项创作，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数目。

慕名而来的女性，如潮水般涌过，因此，你若是空虚寂寞，想吊个马子，只要来到摊前站个盏茶时辰，保证你大有收获。

卖香肠的人，是个三十上下的中年汉子，生得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属于一个中等身材的书生样。

他的名字叫——武耳琅。

武耳琅神情无奈地站在摊头前，一副死了爹亲娘舅的嘴脸，因为，他已经有十余天没有半个客人上门了。

他的客人都是女人。

问题是——这些女人都死到哪里去了？

道理很简单，这些女人并没有死，她们只是吓坏了，只要一入了夜，她们铁定将大门深锁，然后缩在里头，屁也吭不出半个。

一向安祥宁静的士林城，这些天来，再也不宁静了，因为，近日的士林出现了一匹狼。

一匹怪异的狼。

他专门袭击孤单的妇女，用的是一个木棒。

这事儿的确出人意料之外，不仅令人深感不解，甚至成为城中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然而话题归话题，事情总还是要解决，因为，受害的妇女同胞们已有日渐增多的趋势，所以，此事非得解决不可，否则，这些经营地摊业的人，铁定喝西北风。

武耳琅无精打彩地烧烤架上那根长大且粗的香肠，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念头：

——赶快将那匹士林之狼绳之以法，否则，香肠只有烤给自己品尝了。

扬州城，龙门客栈。

说起这间客栈的来头，的确令人咋舌万分；因为东家一直没有变动，就是——陆小凤。

依旧是那身宝蓝色布衣，长长的头发没绑，没髻，顺顺的披肩及胸，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唯一的改变，便是他留了两撇小胡子，虽说不是很好看，但也蛮有性格的。

今天是陆大侠三十大寿的日子，因此，整个龙门客栈人满为患，挤得水泄不通。

细目瞧去，三层楼高的客栈，挤满了桌椅这还不说，就连大门外的街道两旁，也挤了四五十张的桌子。

一个疯子过生日，居然有这么多人前来庆贺，可见他平日做人一定很成功。

但是，可是，不幸的是——你错了！

几乎每个人来此，都是有目的的。

包厢内——

一张斗大的圆桌，坐着几名京里来的官员，他们带着乾隆御笔的对联，上头写着：

福禄寿喜，长生无极。

仁爱笃厚，积善有余。

“他妈的！还亏他是我老人家的换帖的兄弟，搞了一半天，拿了张破纸，在上头写几个烂字，就打发了，哼！”

陆小凤想了一会儿，正想开口说话，一名三品的官爷，站起身，走至他的耳旁，轻声道：

“陆爷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妥之处？”

陆小凤微微一怔，邪笑道：“没有啊！皇上能送我这副对联，那简直是我老人家祖上积德，祖坟冒青烟的事哩，哪有什么不妥！”

“微臣还有下情禀告。”

“喂！你千万别跟我老人家这么客气，我可没拿出皇上送我的玉珮在你面前晃，有什么事，你就直说吧！”

“陆爷，京里头哪个人不知您跟当今圣上乃是结拜兄弟，因此……这一点小小意思，请您笑纳。”

陆小风飞快地接过他手中的银票，连忙换了副脸孔，搂着他的肩膀，微笑道：“哎唷！官爷您人来就好了，还……”

“来来来，坐下咱们好好的喝两杯。”

话声一落，二人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喝将起来。

陆小风才喝了一口，门外有人大声嚷嚷，道：

“老大，知府大人又来找你了。”

“带他进来吧。”

房门霍然之间打开，走进一名身着宝蓝布衣的中年人，他的身后，则是跟着一名二品的官爷——何启民。

“下官扬州知府，叩见各位学长。”

“何大人，别这么客气了，今儿个是陆爷的寿诞，咱们不分大小，阶级不论，来——一块儿坐。”

何启民一屁股坐在陆小风身旁，连干三大杯，这才说道：“在下有此荣幸，前来祝贺陆爷的寿诞，实感心慰不已。”

“好说好听。”

陆小风干了杯酒，打哈哈道：“客气客气。”

何启民举手纳入怀中，拿了张银票，奸笑道：

“这是在下一点心意，陆爷请收下。”

陆小风二话不说，接过银票，邪笑不已。

“陆爷，在下有事……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是关于‘士林之狼’的事，在下希望陆爷高抬贵手——”

话及此处，陆小风忽地拍了拍桌子，叱道：“大宝！”

大宝是龙门客栈的伙计，也是股东。

他是陆小风的徒弟，也是他的好兄弟，好朋友。

“老大！什么事？”

“替我送客。”

“陆爷，上头逼得紧，您——”

陆小风忽地扬手一点，那知府何启民，就象一滩烂泥般倒在地下。

“大宝，把他身上的毛全都给我老人家剃光。”

在座的官员，这会儿神色大变，其中一名急道：

“陆爷，你要三思啊!!!”

“我还五思哩。”

陆小风顿了顿，破口大骂，道：“这小子一天到晚找我去调查那件案子，你们也不想我老人家为了多捞点银子，每天累得象条狗，哪来这么多时间，去调查这些鸟事。”

其中一名官爷接口道：“陆爷，在下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何大人好歹也是个知府，这会儿把他的毛都给剃光了。可能……”

陆小风略迟疑了一会儿，便拿出怀中的剃刀，将何启民的眉毛剃个精光，顺手解了软麻穴。

“大宝，替我送客。”

“何大人——请。”

何启民朝众人躬了躬身，便一脸苦瓜样走了出去。

“陆爷，京里还有事，在下先行告退了。”

“对对对，我也想走了。”

才一会工夫，众位官员个个坐立不安，纷纷表示想要离去。

不过，这也难怪，若是他们不想离去，身上的毛，迟早会被陆疯子给剃个精光。

陆小风长叹了口气，故作无奈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各位尚有要事在身，我老人家也不便久留。”

“是是是，陆爷您慢慢喝，不必送了。”

话声一落，众官员个个夺门而逃，眨眼之间，整个偌大的包厢，空洞洞的，安静无比。

陆小风干了杯酒，邪笑两声，连忙捞出怀中的银票，一五一十的数将起来：

“二千八百三十两……”

大宝推门而入，轻声问道：“老大，捞了多少？”

陆小风一脸苦相，道：“一万两出头一点点，我老人家难得过个生日，搞了半天，捞得也不多。”

“对了！”

他顿了顿，又接着问道：“你那儿收了多少？”

“哪有多少，只不过一千多两。”

话声一落，他从怀中拿出一叠银票，递了过去。

陆小风接过银票，冷然道：“你确定？”

大宝不解道：“确定什么？”

“确定只有一千多两？”

大宝暗自一颤，却断然地点了点头。

陆小风想了一会儿，邪笑道：“把鞋子脱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大宝吱唔了半晌，硬是答不出个屁来。

“你是自己脱呢……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大宝脸儿顿时飞红起来，缓缓地从鞋内拿出一张银票。

陆小风细目一瞧，咬牙切齿的道：

“你他妈的真狠，居然暗杠，而且上头的数目是一万两，毁了毁了，我怎么会混上你这种徒弟!!!”

大宝奸笑道：“老大，人家忘了嘛。”

陆小风瞪了他一眼，随即问道：“银票是谁送的？”

“中原镖局。”

“中原镖局？”

陆小风想了一会儿，诧异道：“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他们怎么会送我这么多银子！”

大宝淡笑道：“据说他们在云南失了趟镖，此次来的目的，是想请老大你出马，替他们把镖要回来。”

“谢谢你呀。”

陆小风冷笑道：“我还想多活几年，这会儿我老人家还没走到云南，就铁定死在路旁。”

“对了！中原镖局有人若是想见我，就说我喝醉了，替我摆摆拖延。”

大宝不以为然，道：“算了吧，天下哪个人不知你酒量奇好，千杯不醉，你怎么可能会喝醉呢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陆小风吱唔了一会儿，淡淡地道：

“干脆你就跟他们说，我老人家的奶奶要生孩子，我回家接生去了。”

“不对不对，这么讲也不对。”

陆小风顿了顿，又接着道：“反正你随便编个理由，叫他们少来烦我，哼！叫我重出江湖，门都没有喔。”

大宝点了点头，便打开房门，准备离去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“还有事吗？”

陆小风瞟了他一眼，邪笑道：“你还是乖乖的拿出来吧！”

“又有什么东西嘛。”

陆小风指了指他胯下之间，皱眉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想叫我老人家捏碎你的蛋黄？”

大宝无奈地摇摇头，当下便从裤裆里捞了老半天，拿出一张银票，叹声道：“老大，你还不是普通的贼，我天下一宝完全输给你了。”

“哼！知道就好了。”

陆小风朝银票嗅了嗅，苦瓜脸：“好好的一张银票，这会儿给你搞了一股恶臭味，真他妈的没事找事做。”

大宝哈哈一笑，便转身出了房间，顺手也将房门带上。

陆小风拿起酒坛，邪笑两声，“咕噜噜”喝将起来。

许久——许久——

门外忽地传来一阵敲门声，陆小风微微一怔，不耐道：

“又有什么事了，自个儿过来吧。”

一个年给半百的老头，推门而入，带上房门之后，躬身道：“胡大丰见过会长。”

陆小风呕出一口酒，苦脸道：“怎么又是你？”

他长叹了口气，淡淡道：“随便坐吧。”

胡大丰坐定。

“这次来，又想要多少？”

胡大丰沉吟道：“会长有所不知，此次云南大地震，灾情万分严重——”

陆小风截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们非要推选我老人家当什么红十字的总会长，这会儿把我们的客栈卖了也不够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！”

胡大丰神色困窘地低着头，屁也吭不出半个。

陆小风皱了眉头，随即拿出一叠银票，恳求道：

“这是我全身上下所有的银票，你拿着之后，求求你，以后少来烦我了。”

胡大丰接过银票，满怀心喜，激动道：

“咱们红十字会会有您这么一个会长，真是万民之福……”

“这话我老人家已经听了一百八十八次了，你还是赶快走吧。”

胡大丰微微一笑，便转身离去。

“哼！我说嘛，哪一次不是左手来，右手去，这个叫做：‘竹篮子提水，一场空’，总有这么一天，我老人家被他们抬去卖血可能都还嫌不够喔。”

陆小风喝了三大口，继续想道：“算了！一个男人受了什么委屈，还是回家跟老婆哭一哭，否则，我老人家会被这群鸟类逼得发疯。”

想到了老婆，陆小风禁不住邪笑两声，他饮尽坛中的酒，打开窗户，轻身一纵，刹时便失去了踪影。

扬州城东郊二里处——

此地是一片翠绿的小山坡，只要你走近这片山坡，一定会有股浓浓的花香味，扑鼻而来。

顺着小径走上去，两旁种有各式奇花异草，争相绽放，令人目不暇给，美不胜收。

坡顶上，有幢巨大的宅院，占地约有数亩之大，石砌的墙，加上两个朱红大门，一个巨大的匾，上头写着：

——慧星世家，乾隆御题

此时正值酉时二刻，血红的太阳已缓缓朝西落下，却见陆小风一路悠闲地推开大门，走了进去。

“婆子们，我回来啦。”

还未进得大厅，就听到他高亢的吼声。

大厅内——

三名绝色女子，端坐在椅子上，正闲聊着。

主位上，坐着一名大腹便便的女子，正是南宫世家的一块宝——南宫柔柔。

陆小风一脚踏进门槛，便邪笑道：“见过三位妈咪。”

坐在南宫柔柔身旁的华萍，她微微一怔，不解道：

“今儿个不是你生日，这会儿见你回来作啥？”

“想你们呀。”

南宫柔柔哼声道：“少跟我来这套，八成又在外头闯了什么祸，否则你会回来！”

陆小风走向前去，摸摸她的肚子，邪笑道：

“妈咪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到时动了胎气，就不好了吧。”

一旁的另一位女子，这时接口道：

“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，人家肚子里一样也有你的骨肉，况且，他还是个龙种呢！”

这名说话的女子，是隋炀帝的三十八代子孙，隋尾郎。

陆小风皱了皱眉，苦脸道：“郎儿，你不要整我了嘛，其实我人都回来了，你们还要这么说我……”

隋尾郎嫣然一笑，咧着嘴，道：“人家只是跟你开开玩笑的啦，你们聊会儿，我去煮饭了。”

话声一落，就要起身。

陆小风一把拉着她的手，肃然道：“嘿！你可别乱动，有身孕的人，可得好好歇着，这些鸟事，就看我老人家的。”

三人异口同声，讶道：“你？”

陆小风点头道，“对呀，你们坐在这儿，都不要乱动。”

他顿了顿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，傲声道：

“说起龙门客栈，天底下有哪个不知道！我老人家可是客栈的老板，虽道连煮个菜都不会，那还混个屁！”

说罢，便吹着口哨，大步朝伙房走去。

三名女子不约而同的对望一眼，暗道：

“这个疯子几时又学会煮菜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”

眨眼之间——

“妈咪呀，我都搞定啦！”

众女子纷纷站起身，朝饭厅走去。

饭厅内——

一张小圆桌，上头摆着三菜一汤，热呼呼的，望了之后，不禁令人眉头一皱。

南宫柔柔走近一瞧，指着桌上的菜，瞪眼道：

“这些就是你精心调理出来的菜？”

陆小风点了点头，邪笑道：“你可别小看这几样菜，这些菜可是我老人家的拿手绝活。”

“炒蛋，炒番茄，番茄炒蛋，加上一碗热呼呼的番茄蛋花汤，怎么样，不是盖的吧！”

华萍皱了皱眉，动容道：“她们都怀了身孕，光吃这些是不够的。”

“哪个这么规定的？”

陆小风不以为然，道：“蛋有丰富的蛋白质，番茄又是高单位的维他命，这两样东西搅和在一起，营养一定足够。”

华萍摇摇头，淡笑道：“你坐着喝点酒，还是我来吧。”

陆小风二话不说，径自拿了坛酒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便喝将起来。

隋尾郎一旁咳了咳，起身道：“我先去歇会儿。”

话声一落，便转身离去。

陆小风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不解道：“她怎么啦？”

南宫柔柔答道：“就得问你啦！”

“问我？”

陆小风怔了怔，喃喃道：“我又没怎样……”

南宫柔柔接道：“你使她有了身孕，这会儿她害喜的很厉害，不怪你，那该怪谁？”

陆小风苦脸一摆，当下便喝起酒来，屁也不吭出半个。

“最近店里的生意怎么样？”

陆小风干了口酒，答道：“还不是老样子，天天客满。”

“怎么没见着你拿银子回来？”

“别提了！左手来，右手去，就是这么一回事罗。”

“哇！”

陆小风惨呼了一声，讶道：“你怎么又打人哪？”

南宫柔柔瞪了他一眼，气呼呼地道：“你少跟我这套，说——是不是在外头搞了间小公馆，银子都花在那个贱女人的身上。”

“妈咪呀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

陆小风摸了摸脸颊，哀声道：“我每天忙得象条狗，哪有其它的能力去搞小公馆，根本没这事嘛。”

南宫柔柔轻哼了一声，干笑道：“没有当然最好，若是有的话，小心我剥你的皮。”

“我说妈咪呀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能不能收收你的习惯，这十几年，你老是动不动就打人，我真的很怕你呀。”

“哼！你若是安安份份地待在家里，保证啥事也没。”

陆小风正想答话，华萍已拿来了二样菜，走了进来，她摆定桌上之后，疑声道：“怎么没瞧见郎儿的人影？”

“她说累了，先去歇会儿。”

华萍坐定之后，拿起筷子，三人也就吃将起来。

陆小风喝了一口酒，突然问道：“萍萍，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了？”

华萍怔了怔，不解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陆小风皱眉道：“当然是我的小宝贝啦！”

“哦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华萍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根据我施行羊膜穿刺，B超扫描的结果——”

陆小风紧张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一男一女。”

“哇！”

南宫柔柔惨呼了一声，歇斯底理，道：

“我的命真苦啊……我不要生男的……”

华萍不解道：“姊姊，你怎知你的是个男的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华萍点头道：“当然不是，郎儿才是个男的。”

南宫柔柔破涕为笑，道：“我的妈呀，真是吓死我了。要是生个男的，跟这个疯子一样，一切都完了。”

“谢谢你呀！”

陆小风轻哼了一声，暗自想道：“这个脾气火爆的婆娘，若是生出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小婆娘，我老人家铁被逼得发疯，这哈子可就糗大了。”

他心里仍这般想，口中说道：“萍萍，你确定吗？”

萍萍乃是神医华陀历代单传的弟子，她的医术若是不好，那天底下就没一个好的罗。

华萍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并未答话。

陆小风邪笑道：“妈咪，你不是喜欢生个女的吗？这会儿心想事成，以后你就少生点气，省得女儿跟你一样。”

“哼！跟我一样有什么不好。”

“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……等她长大又嫁一个疯子，那就不太好了。”

南宫柔柔杏目圆睁。瞪眼道：“想当初若是我好心收留你，你哪有今天？搞不好现在你还是光棍一条，在哪个不知名的小镇当店小二哩。”

“是不是，妈咪说的对极了。”

陆小风五官几乎都挤在一块儿，苦脸道：

“你要不要先去歇会儿？”

南宫柔柔略顿了顿，随即站起身，转头就走。

华萍等她走了之后，叹声道：“我一直有种感觉，这些年你变得好多，多得几乎让我不认识你了。”

陆小风皱了皱眉，动容道：“别说是你，连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这些年的经历回首之下，的确令人感触很深。”

华萍凝视着他，突然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重出江湖？”

“我？”

陆小风脸色微变，接着道：“算了吧！即使我想，妈咪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情景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

“当时你的武功俱失，前来风扬找我疗伤，你一直强调一句话：‘一个习武的人，若不能替天下苍生谋福祉，还不如做个平凡人。’还记得吗？”

陆小风点头道：“可是我没有违反我的论调呀。”

他顿了顿，喝了三大口，继续道：“想我老人家赚了那么多

的银子，结果这儿送一点，那儿捐一些的，搞到最后还不是两手空空。”

“你认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银子？”

“人亲戚，银子是性命，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！”

华萍想了一会儿，缓缓道：“我想明几个去客栈。”

陆小风接道：“干嘛！”

“当然是替人治疗哪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陆小风吱唔半声，随即正色道：“好吧，反正她们有丫环照顾，闲着也闲着，我没什么意见。”

华萍感激道：“谢谢你，我以为你不会答应。”

陆小风苦笑两声，随即垂首无语。

夜已深。

陆小风依旧独坐在斗大的饭厅，不停的喝着酒。

他似乎还在回忆华萍适才所说的话语：

——你为什么不重出江湖？

——为天下苍生谋福祉。

——做个平凡人……

他用力晃了晃脑袋，捧起酒坛，一饮而尽。

的确，这是个令人难以取舍的问题，当一个男人有了家，有三个如花似玉，倾国倾城的老婆，还有哪一点不能满足的？

夜更深。

此时正值深秋，窗外的北风，无情的呼啸而过，使得陆小风不禁打了个哆嗦，他站起身，缓缓走至窗边。

赫然——

后花园一株菊树下，一名身着黑色劲装的汉子，正蹑手蹑脚的张望着。